

南京的女书画家

叶兆言



大约二十年前,在北京一家高档酒店,有位画商神秘兮兮地问知道不知道南京有个喻慧。我回答说当然知道,画画的喻慧难道还会有第二个。画商又问知道不知道南京玩书画的很厉害,我想了想,说不知道。后来有人用同样的语气说起孙晓云,很神秘很羡慕,我装作一无所知,说真的假的,她的字那么厉害那么值钱。

再往远里说,上世纪八十年代,有一天,对书画不甚了解的父亲很得意地告诉我,他跟徐乐乐讨了一张画。理由非常简单,都说南京年轻一茬的女画家中,她的画最有味道最有前途。父亲认识很多老画家,在他看来,自己不懂,老朋友的话总得相信。俗话说隔行如隔山,俗话又说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作为一个作家,你可能会编故事,把文章写得漂亮,却不一定懂书画,然而有几位画画的朋友,耳闻目睹,受其影响,也可以似是而非地说出一二。

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,要想了解南京的书画,最好是离开此地,以一个外来人目光重新打量。南京这城市的艺术氛围,让许多从艺的同行激赏,偏偏南京自己人见奇不奇奇怪不怪。事实上,只要多听听外面议论,看一看别人评价,就会明白什么是一“览众山小”,就会明白南京的书画水平多么不同寻常。譬如这次《与佛有因》邀请展的五位书画家,个个都是女中豪杰,一出手便知道有没有,一出手已达到绝对的高度。

我很幸运,对她们不但全部了解,起码有三位十分熟悉。不但人头熟悉,而且喜欢每一位的艺术风格。有一次跟孙晓云开玩笑,说她身上有股侠气,她很乐意,说这么夸人,比较赞字好还爽。我想这就是地道的南京女子,这五人若填写籍贯,恐怕没有一个南京人,又无一例外出生在南京,成长在南京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她们的成功显然与独特地气分不开,金陵女子非得有点侠气才行。

都说宗教催生艺术,西方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,中国有王维和弘一大师。不敢说此次参展的五位女书画家与佛有缘,不能因为画了几尊菩萨和罗汉,摘抄一段佛经,就自说自话认定佛教影响。知之为知之,不知道就是不知道,妄谈禅很不好,能说想说的只是,中国书画或多或少都应该有些禅意。

根据年龄,杨春华是大姐,胡宁娜是四妹,喻慧最小,徐乐乐和孙晓云同岁。她们属于同一个时代,有着相同文化背景和不一样的艺术风格,都在画界占据了重要位置,都是重量级的人物。艺高人大胆,此次联袂展出,每人的作品虽然不多,但仿佛华山论剑,奇招迭出精彩纷呈,让观众眼睛为之一亮。

仁抚程德全

裴毅然

辛亥前后江苏巡抚程德全(1860~1930),其人其事甚值得一述。程德全,四川阳人,以秀才得廪贡生,1890年入国子监,1898年入黑龙江副都统寿山幕。1900年,帝俄制造“海兰泡惨案”、“江东六四屯惨案”,屠我边民七千余,焚烧俄军攻城,猛攻齐齐哈尔。程德全以候补知县请赴前敌,黑龙江将军寿山(1860~1900,袁崇焕之后)命程与俄交涉。无效,俄军隔江炮轰我城,清军奋力抵抗,终因缺乏援助而失败。此时,寿山接到朝廷议和电报,悲愤万分,决定殉国。

八月初三,寿山吞金入棺等死,久未升天,令部下开枪。部属不忍,第一枪因手抖只中左胁,无法致命,再令开枪,打中小腹,仍未毙命;寿山厉声疾呼,手下再开一枪,终助其殉节。此时,程德全在俄营身堵炮口以阻发炮,俄人大为感动,停止发炮。黑省士民咸仰程德全牺牲精神,加之寿山已死,请求清廷任命程为该省将军。适慈禧宴请外宾,俄国公使夫人盛赞程德全为好官。此时黑龙江改省,清廷破格擢升程德全为直隶州知州,1903年再擢道员,赏加副都统衔,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,1905年升任黑龙江将军。1910年3月,因政声日隆,江苏又为行宪最热之省,调程德全任江苏巡抚,筹备该省立宪。其时,江苏八府三州63县,乃东南财赋大省,巡抚驻节苏州。

舞曲再次响起

(现代油画)



严力

1992年9月,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的我受台领导委托,设计台里频率990的改版方案,以应对即将问世的东方广播电台的竞争和冲击。当时利用热线电话的广播谈话节目刚在内地兴起,我仔细研究了香港、台湾、广东等地的一些谈话节目,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般谈话节目的基础上突出其新闻性,把社会热点话题作为重点,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激发全国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、掀起改革开放新高潮的背景下,将一档名为《市民与社会》的节目打成一个政府官员和市民交流、沟通的平台。

二十年前要请市领导做直

怀古二首

侯军

诸葛武侯墓前口占 (七绝)

隆中五丈须臾间,尽瘁良臣身后寒。(注1)
一片孤忠昭日月,可怜黔首畏祁山。(注2)
注1:陕西汉中五丈原为诸葛亮埋骨之地。当地人称,此墓两千年来安然无恙,从未被盗,原因之一是后人仰慕孔明,不忍动土;其二是孔明一生清廉,病逝于出征途中,应为薄葬,盗墓贼嫌其无宝可盗,不屑动土。注2:诸葛亮七出祁山,连年征战,虽有宏图大志,怎奈耗伤国力,令百姓不堪其苦,故云。

福州马尾船厂怀古 (七律)

潮平马尾映波光,百感凭栏阅苍茫。
船坞无言通甲午,丰碑有泪镌马江。
文襄创业传文肃,世昌捐躯继汝昌。(注1)
望尽海疆酹酒处,英灵含笑好还乡。
注1:马尾船厂创办者左宗棠和沈葆楨,死后分别谥文襄和文肃;马尾船厂培养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和邓世昌,在甲午海战中先后为国捐躯。

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,11月5日民军攻占上海清军据点制造局,上海独立;苏州的程德全同日宣布独立,自任军政府都督,统率民军进攻张勋固守的南京;12月2日,革命军克服南京;3日,程被推江苏都督。当他省大杀满民,程发布告:“旗满视为一体,大家共享太平。”通电各县不得伤害满旗平民。前清遗官收繳印信时任其选择留下(发放生活费)与回籍(致送川资)。

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,孙中山任命程为内务部总长(委任状真迹保存完好)。袁世凯任总统后,仍任程为江苏都督。程力主恢复地方秩序。程月薪50元,司长30元,科长和各县知事20元。

1913年3月20日,宋教仁被刺,程赴沪处理并公布真相。不久“二次革命”爆发,黄兴赴宁跪求程德全出兵。程答:袁世凯这样残杀,我自然同意讨袁,但出兵要饷要械呵!黄兴长途电话问上海都督陈其美,答称明天即有两列车钞票运来。次日,钞票果至,但全是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信成银行纸钞,已废无用。程德全正色对黄兴等人说:“讨袁我和诸君完全同意,不过把废票当军饷,军官和士兵会拿了枪械向民间购食物。这

我曾向几位中医博士提问:如何评价宋代《局方》?几乎异口同声地答:无非滥用香燥罢了。这个观点已成定论,牢牢根植在中医界内部,由来已经数百年了。我说这是众口铄金!

宋代朝廷十分重视医学研究,体恤民瘼,曾经先后颁布过两部造福百姓的《局方》:“元丰中,诏天下高手医,各以得效秘方进,下《太医局》验试,依方制药鬻之”,这被称《太医局方》;大观间,陈师文等受命校正前《局方》,“得十全之效”、“无纤芥之疑”的药方,为《和剂局方》,这就是被后世诟病而蒙冤的《局方》。

《局方》是一代盛世的医学结晶,对救治重急症更是疗效卓著,对民族的繁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,当时有人称它“前后活人,不知其几。”连元代发难它的始作俑者朱丹溪也不得不承认:“自宋迄今,官府守之以以为法,医门传之以以为业,病者持之以立命,世人习之以成俗。”其影响就可以想见了。《局方》中的名方如牛黄清心丸、至宝丹、香连丸、真人养脏汤等沿用迄今。我前在某地藉安官牛黄丸等,抢救成功一例生命垂危的中风患者,其中安官牛黄丸即《局方》牛黄清心丸删繁就简方,它在整个治疗中起有重要作用,于是该丸名声在当地不胫而走,每成居家备用。没有《局方》清心丸的祖父,今天中医参予心脑血管重症的救治,就缺了一只胳膊。

中医治重急症常关联到止痛、醒脑、开窍,而香料药正起这种作用,所以《局方》中常用麝香、安息香、豆蔻、丁香、木香、檀香、茴香、沉香等。香药的特性是燥烈,有所谓“香窜燥烈”之弊,它会消耗人

样害民之事,即使出兵,也不能打胜仗。诸君,害民之事我决不做,我辞职。”黄兴以临时江苏都督名义组织军革命。

辞职后,程德全隐居沪上,闭门诵经。1926年,程德全受戒常州天宁寺,法名寂照。病重之时,程召黄炎培于榻前:“中国是五族一家,中间藏族人民受英国人压迫,极度痛苦。我病自知不起,你年青,必须努力解决这一问题。”

程德全遗著《程中丞奏稿》、《抚吴文牍》;今苏州城外寒山寺,“古寒山寺”四大字为其墨迹。

倾听市民意见。1993年1月20日,黄菊市长来到电台。在休息室甫一坐定,黄市长就说:“今天怎么谈,我听你们的。”当我汇报起节目情况时,市长笑呵呵地说:“不用介绍了,我是经常一边吃午饭,一边听你们节目的。”直播节目效果出奇地好,市长的热情、诚恳、坦率以及市民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所有的人无不为之感动。

外国媒体也对这节目表示了特殊兴趣。他们敏锐地发现,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。

明日请读一篇《与我一生有关》。

体津液,然而治病救急,只是偶一为之而已,不像今天迷恋辣酱、胡椒,天天吃,餐餐食,也不见得伤阴耗液到何种程度,这道理与《局方》香燥一样。凡是药都有副作用,即使体热火旺的人,得了重症也要用到它,救命为急,止痛为先,病情缓解后,自身会慢慢修复阴液的丢失。

名医朱丹溪紧紧抓住《局方》多用香燥药这点不放,写了一本《局方发挥》,书名“发挥”,实是攻击,攻其一点不及其余,让《局方》从此蒙冤,几乎被当成了医学史上的反面教材,几百年来习俗相沿,今天青年人的悖论“滥用香燥”,已成顺口溜,一点也不奇怪了。

朱丹溪在滋阴学说方面的贡献是有定论的,而糟蹋《局方》难辞其咎。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曾为《局方》鸣不平,明代张介宾就尖锐指出:“丹溪之言火多者,谓热药(指《局方》)能杀人;而余察其为寒多者,则但见寒药(指丹溪多用寒凉药)之杀人耳。”因抨击《局方》而丹溪用药寒凉,因诟病丹溪而介宾主用甘温,温凉之争,洞开了门户医学之大门,并成为医学主流,从而断送了《局方》,断送了自秦汉到唐宋的完整而严谨的医学体系,以人废医,以事毁史,值得后人感叹而反思的。

这里,我忽生奇想,倘使我也生活在九百年前陈师文校正《局方》的当时,我一定主张各药店在卖香燥丸散的同时,备置各种药物像沙参、地黄、麦冬、葛根等的鲜汁供配,一则改观《局方》的香燥,二则补充体液,有可能医学会登上一新境界。丹溪也少了借口,没了“发挥”,介宾也不会再举起温阳的大纛,门户之争自然销声匿迹,而正统的汉唐医学能嬗递勿替、延绵至今。

被蒙冤了的《局方》

潘华信



热药(指《局方》)能杀人;而余察其为寒多者,则但见寒药(指丹溪多用寒凉药)之杀人耳。”因抨击《局方》而丹溪用药寒凉,因诟病丹溪而介宾主用甘温,温凉之争,洞开了门户医学之大门,并成为医学主流,从而断送了《局方》,断送了自秦汉到唐宋的完整而严谨的医学体系,以人废医,以事毁史,值得后人感叹而反思的。

为不再围观外国人喝彩

邓伟志

上了年纪的人会记得,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上海市府不断下达通知:不要围观外国友人。为什么要“不断下达”?无非是下达了不顶用呗!知道通知的不围观了,不知道通知的照样围观;大人变围观为“斜视”了,小朋友照样凑到外国人跟前。

那年代,不仅围观外国人,连中国人也围观。复旦大学外语教研室有位王曉玲老师,她是20世纪40年代初从德国嫁给上海一位药学专家的。她热爱中国,从夫姓,取中国名字。大家知道,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中,教师少不了下乡改造思想。校方考虑到她的情况,劝她不要下乡了,可她自己不知是主动还是被动,抑或是同咱们中国人一样是化被动为主动,她反正是坚决要求下乡。不让人“革命”是不行的,她要下乡,只能给她“国民待遇”,让她到农村去。她到了农村,不得了,人山人海地围住她,看她的金发碧眼,听她的洋腔洋调。她自己没法劳动,同去的教师也没法干活,还妨碍当地社员的生产,最后只得让她回校。咱们怎么会如此喜欢外国人?道理很简单:“看稀奇”是人类的普遍心理。从社会心理学上讲,爱看稀奇是正常的,不爱看稀奇倒是不正常的。

今天上海还有人围观外国友人吗?没有了!外国人在上海不稀奇了,来投资的很多,来从事各类经济文化活动的也不少。国际大都市正在上海成为光辉的现实。外国人喜欢上海是因为上海喜欢外国人,尊重外国人。选择是双向的,平等的。按“WTO”的规则,一定要给外国商人“国民待遇”。不给国民待遇是违规的;不过,如果给外国商人以“超国民待遇”,那也是新形势下的“新围观”,同样值得提个醒。

“九龙系列”之二

王运天 篆刻



起身来对着迅速围拢上来的各路记者大声说:“今后凡是我分管的工作,要我同市民这样对话,我随叫随到。”之后几天,刘振元、赵启正两位副市长先后三次来到《市民与社会》直播室,就“科技人员下海”“上海办东亚运动会”“浦东开发”等话题与听众交流。听众来信雪片般飞至电台。

岁末年初,市政府正在酝酿新一年为民办实事项目,这是最适合黄菊市长谈论的话题。节目为此发起了“93市府实项目大家谈”系列讨论。1月上中旬,市府九位委办、局负责人先后到电台,就实项目谈初步设想,并

架起一座桥梁

架起一座桥梁

架起一座桥梁

架起一座桥梁

夜光杯

